

生死

时间与空间的边界
死亡和重生的漩涡

天下雷霸唱
著

对 循

环



最可怕的，
不是无法到达终点，
而是没有终点…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http://www.cflp.org.cn

绝对循环

天下霸唱
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cp.com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对循环 / 天下霸唱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5190-4183-0

I. ①绝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26218 号

绝对循环

作 者: 天下霸唱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

封面设计: 吴黛君

复审人: 胡 笋

责任校对: 宋亚荟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jiangam@clapnet.cn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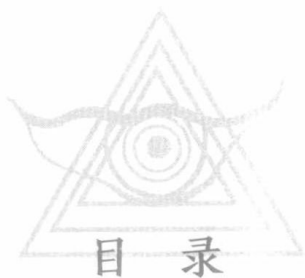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 8.5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4183-0

定 价: 59.50 元



第一卷 雨夜谈诡事

- 初话 暴雨 / 002
第一个故事 猪头 / 005
第二个故事 疑案 / 010
第三个故事 跟踪 / 013
第四个故事 古画奇谈 / 050
第五个故事 门 / 112
第六个故事 异动 / 124

第二卷 时失高速公路

- 阿豪讲了第一个故事 床铺 / 137
臭鱼讲了第二个故事 白牡丹 / 144
我讲的第三个故事 隅园路 13 号 / 150
藤明月讲的第四个故事 宝镜 / 178
考古手册中记载的第五个故事 梦见神像 / 198
刻在古碑上的第六个故事 美人祭 / 219

附 录

- 迷 咒 /229
荒山惊梦 /233
鸡 井 /237
斋 猪 /239
白 老 /241
猿偷人 /243
黄 精 /245
乞丐抓蛇 /248
人鱼三话 /251
绝 技 /258
蛟 人 /260
屠猪记 /262
梦露显身 /264
静安古井 /266



—
第一卷
—

雨
夜
谈
诡
事



初话 暴雨

突降暴雨，沪宁段高速路被临时关闭了，我们不得不开车绕道而行。说来也怪了，三月中旬竟然下这么大的雨，天色将晚，四周都被雨雾遮盖，能见度越来越低。看来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是赶不回去了。

臭鱼提议在路边找个地方过一夜，等天亮雨停了再走。阿豪也觉得路况太差，再开下去非出事不可。

臭鱼和我是同乡，他本名于胜兵，长得黑头黑脑、粗手大脚，活脱脱便是黑鱼精转世，所以我们都称其为臭鱼。阿豪是广东人，为人精细且能说会道，他的名字“赖丘豪”很有粤派特点。我们三个人在两年前合伙开了一家小规模药材公司，兄弟齐心，再加上天时、地利和不错的经商人脉，生意做得很火。这一日出去谈事，没承想回来的时候赶上这么大一场雨，天黑路滑，无奈之下只得就近找个地方过夜。

这时雨越下越大，根本辨不清方向，只能顺着路乱开，好不容易发现前边不远隐隐约约有几处聚在一起的灯光，把车开到近处一看，是几间平房。我们三人大喜，这下不用在车里过夜了，管它是旅店、饭馆还是民宅，好歹也要付些钱借宿一夜。

我们冒着雨从车上下来，看见大门前挂着一块牌子：慈济堂老号

药铺。臭鱼大喜：“这家还是咱们的同行。这么说来跟咱哥们儿多少有些香火之情，肯定能接待咱们住上一夜。”

阿豪过去敲门，只听里面有人答应一声把门打开，是一位老者携着一个幼童。阿豪说明来意，问可否行个方便，留我们哥儿仨过夜。

老者请我们进了客厅，他自称姓陈，陈老对我们说道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。今天这鬼天气实属罕见。既然你们到了这里，也是有缘。若不嫌弃，就在此将就一夜。只是我这里只有我爷孙二人居住，没有多余的客房和床铺。三位只能在客厅里面过夜。”

我想这种情况下能有间房子不用挨淋受冻，哪里还敢奢求被褥铺盖，便对陈老说：“这样就足够了，我们也不睡觉，在屋里坐上一宿就好，只求烧一壶开水解渴。”

陈老给我们烧了一壶开水，泡了茶，便把我们留在客厅，自己领着孙子进里屋睡觉了。

前面有一大间是药房，层层叠叠尽是药柜，客厅在药店后面，面积不大，但是摆设装饰颇为清雅别致。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的红木靠椅上喝茶聊天儿，臭鱼说起前两天看来的新闻，美军的阿帕契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农民用步枪打了下来，他忍不住大赞人民战争的厉害之处。

阿豪颇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一架阿帕契的火力的，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整整一个反坦克旅团，但是这种高、精、尖的设备，有一丝一毫的操作保养失误就会酿成重大事故，倒也不见得是伊拉克民兵有多厉害，只是瞎猫撞上死老鼠而已。”

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，后来扯来扯去也没分出个高下。阿豪觉得无聊，便说要讲个恐怖的古代案件给我们听。

我对阿豪说：“你要是讲那些瞎编乱造的，还是趁早打住，咱们这里又没有小妞儿，我和臭鱼两个大男人，听鬼故事也不觉得害怕。”

臭鱼也在旁随声附和：“就是的，你还不如讲几个荤段子来解解

闷儿。”

阿豪说：“你们别这么说，我讲的这个事是我以前从古代公案小说里看来的，虽然未必确有其事。但是十分离奇，反正长夜漫漫，咱们又没法睡觉，讲给你们听听，也好打发时间。”

我同臭鱼听他说十分离奇，便有三分感兴趣了。我说：“平日里听的鬼故事以及看的恐怖电影，多半没什么意思，只是一味地卖弄、吓人，不是电视里爬出个女鬼，就是从床下伸出只黑手，要不就是吃包子吃出个死人手指，简直就是无聊透顶。你要是讲吓唬人的，我不爱听，如果是离奇怪异的，尽管讲来听听。”

阿豪点上一支烟，又把我们面前的茶杯倒满茶。吸了两口烟，想了一会儿，讲了一个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 猪头

有一个家庭，父亲早亡，只剩下母亲王氏带着十七八岁年纪的儿子。王氏靠给人缝缝洗洗赚些微薄的工钱供儿子读书，虽然日子过得寒酸，但是母慈子孝，母亲勤劳贤德，儿子用功读书，倒也苦中有乐。

王氏为了便于儿子进京赶考，便在京郊租了一所房子。里外两间，外带一个小院。

住了约有半月，这天夜里天气闷热，母子二人坐在院子里，王氏缝衣服，书生借着月光读书。忽然从大门外冲进一个男人，身穿大红色的袍服，面上蒙一块油布，进得门来，一言不发，抢过儿子正在读的书本就冲进里屋。

母子俩大惊失色，以为有歹人抢劫，但是家贫如洗，哪有值得抢的东西？但是那红袍人进了里屋久久也不出来，两人只得硬着头皮进屋观看。

但是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家里只有里外两间小房，并无后门及窗户。王氏发现里屋床下露出一角红布，那人莫非躲在床下不成？

书生抄起作为门闩用的木棍，和母亲合力把床揭开，床下却不见有人，露出的那一角红布原来埋在床底的地下。王氏用手一探埋有红

布的地面，发现仅有一层浮土，便命儿子把土刨开，看看那红布究竟是何物。

书生只挖了片刻就挖出一个红布包裹的大木箱子，箱子被一把铜锁牢牢锁住，无法开启。书生年轻性急，用锤子把锁砸开，箱子里面金光闪闪，竟是满满一大箱金元宝。

母亲王氏大喜，认为这是上天可怜她母子二人孤苦，赐下这一大桩富贵来。只是这笔财太大、太横，母子二人都不免心惊肉跳。王氏生来迷信，便从箱中拿出一锭元宝，让儿子去城里买一个猪头，作为供品祭祀天地祖先。又把箱子按原样埋回床下。

如此折腾了一夜，此时天已将明，城门刚开，书生拿了金子，便去城里买猪头。到了城内马屠户的肉铺，见刚好宰杀了一口大肥猪，血淋淋的猪头挂在肉案钩子上。儿子拿出金元宝交予马屠户，说要买猪头祭祖。

马屠户见这么一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书生拿出好大一锭元宝，觉得十分古怪。但是古代人认为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读书人纵然穷酸落魄，但是到哪里仍然都被劳动阶层高看一眼。马屠户虽然奇怪，但是并没有认为他这钱来路不正，便把猪头摘下来递给他。

书生出来得匆忙，并未带东西包猪头，血淋淋的不知如何下手。马屠户见他束手无策，觉得好笑，便拿了自家用的一块油布把猪头包上。书生谢过屠户，抱了猪头便往家里赶。

那是京城重地，做公的最多，有几名公差起得早，要去衙门里当职，见一个穷秀才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油布包，神色慌张，急匆匆地在街上行走。

公人眼毒，一看此人就有事。于是过去将他拦住，喝问：“这天刚蒙蒙亮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？”

书生昨夜得了一大笔横财，正自心惊，被公差一问，顿时惊得呆了，支支吾吾地说是赶早进城买个猪头回家祭祖。

公差见是如此老实年轻的读书人，就想放他走路。书生正要离去，一个年老的公差突然说道：“你这包裹里既然是猪头，不妨打开来让我等看看。”

书生心想：猪头有什么好看的，你们既然要看，就打开给你们看好了，未承想打开油布，却哪里有什么猪头，里面包的是血肉模糊的一颗人头。

一众公差大怒，稍微有些大意，险些被这厮骗过了。不由分说，将书生锁了带回府衙。

京畿府尹得知情由，向书生取了口供。把卖肉的马屠户和王氏都抓来讯问。

马屠户一口咬定，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书生，而且今日身体不适准备休市一日，不曾杀猪开张。

又差人把书生家中床下埋的箱子取出来，里面也没有什么金珠宝贝，上面满满地装着很多烧给死人用的纸钱、纸元宝，在箱子底下是一具身穿红袍的无头男尸，男尸手中紧握一本书，正是昨晚书生在院子里读的那本。

经仵作勘验，无头男尸的人头即书生所抱的那一颗。死者口鼻中满是黑血，应为中毒而死。

府尹见此案蹊跷异常，便反复验证口供，察言观色，发现那王氏母子并不似奸诈说谎之徒，反而马屠户看似气定神闲，置身事外，却隐隐显得紧张焦急。

府尹按口供述，盘问马屠户：“书生说用一锭金元宝向你买猪头，你说早上刚开市，没有散碎银两找钱。于是他便把金元宝留在你处，约定过两日来取买猪头剩余的银两。可有此事？”

马屠户连连摇头：“绝无此事，自昨晚以来小人一直在家睡觉，小人的老婆可以做证。”

府尹命办差官前去马屠户家里仔细搜查，在其家肉铺中搜出一枚

纸元宝。府尹再问，马屠户无言以对，只是摇头，连呼：“冤枉！”

当日办差官又从王氏家不远的河边找到一柄屠刀，乍作检验死尸，确认人头就是用此刀割下，经马屠户邻里辨认，此刀确为马屠户所有。铁证如山，马屠户承受不住，只得招认：

一月前，马屠户去城郊采购生猪，因为回来得晚了，城门关了进不了城，只得与一山西客商共同借宿于一处空宅之中。马屠户见财起意，便下毒谋害了山西客商，又用杀猪刀割下了山西客商的人头，把死尸埋在屋里床下，凶器与人头扔在房后河中。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冥冥中却有天网恢恢。

臭鱼说：“这事也真是有趣，相当于死者自己想办法报案，而且自己还给自己准备了多半箱子纸钱。以前看过京剧《乌盆记》，也是说谋财害命，受害者的尸体被碾碎做成了瓦盆，瓦盆中的冤魂求人带他去找包公告状。跟阿豪讲的故事差不多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个案子我好像以前也听过，是在《包公案》的评书里讲的，和阿豪所说的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是包公最后用阴阳枕审问了受害者的亡魂，才查得水落石出。其实这种公案故事多半是后人演义出来的，为的是突出官员的英明，宣扬因果报应，好让老百姓不办坏事，也是一种手段，当不得真的。”

阿豪问什么是阴阳枕，我说：“传说包龙图日断阳，夜断阴。晚上睡觉枕在阴阳枕上，就可以到阴曹地府断案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能让死人开口说话，这世上也就没有悬案了。”

阿豪说：“这种奇案还是有的，只是古代办案技术手段落后，有些案件无法自圆其说。所以扯上些神鬼显灵的事，以便服众。在当时怨魂显灵也是一种重要的呈堂证供。”

臭鱼说：“我听老一辈的人讲，凡是命案，不管过多少年，没有破不了的。”

阿豪总喜欢和臭鱼开玩笑，从不放过任何贬低臭鱼见识的机会，连忙说：“那倒也是屁话，我还是那个观点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不要杀人，在道德上把人约束住了。不过从古到今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凶杀案，看来这些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对人类的影响不大。人性的原则在财色的诱惑面前是不堪一击的。没有结果的凶杀案多了，更有些恶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，也没见他们得到什么报应。”

臭鱼问我的观点，我说：“杀了人不一定有报应，不过我很愿意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世人如果没有了道德观念的束缚，连因果报应都不能相信，那这社会和地狱也就没什么区别了，那就该‘人吃人’了。”

臭鱼点头说：“听你们这么讲，我也突然想起以前曾经看过的一桩悬案，悬案就是没有结果的命案，这起公案在清代野史、笔记中多有记载，看来确有其事，不然不会流传这么广，这比阿豪从那演义小说里讲出来的案件真实得多，我讲给你们听听。”

第二个故事 疑案

清朝的时候在山左县有个妇人，不知其姓名。有一日她从娘家回来，她丈夫因为有事在身，便使唤其弟去接嫂子。

妇人骑了一匹黑驴，小叔子步行在后。路过一处深山老林，妇人尿急，命他牵驴，自己走到树林里去解手，没走几步，发现几株老松树和怪异嶙峋的岩石环绕着一处荒坟，很是僻静。

妇人憋不住了，就在坟边小解，溺后束衣，发现里面穿的红裤衩没了，可是在解手时明明还在。

妇人大惊，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（阿豪听了大笑：“清朝女人穿内裤吗？”臭鱼解释说：“我也不知女人内衣在古代怎么说，反正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太较真儿了。”我说：“古代人穿的那个好像叫肚兜。”阿豪臭鱼都连连点头称是。）

小叔子在外边催促，妇人无奈只得放弃寻找，幸好衣服很长，不至于“露了庐山真面目”。出了树林骑上黑驴，匆匆而返。

回到家后，私下里把此事告诉她的丈夫，丈夫吓得面如土色，对她说：“这件事你知我知，切不可再对其他人讲起。”

妇人不敢再说，但是始终不解其中缘故。

到了晚上熄灯睡觉，二人躺在床上，丈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鼾

声如雷。妇人想起白天的遭遇，非常害怕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

忽然听到屋顶有物震响，声音很大，好像是一块大石落下。妇人害怕万分，连忙呼唤丈夫起来查看，但是连喊带推，丈夫始终一动不动。妇人点上灯烛，发现一把锋利如霜的刀插在其夫胸口，刀插得很深，拔都拔不出来。

妇人大惊，号啕大哭。家里人闻声赶至，发现房间门窗关闭得完好无损，都怀疑是妇人谋害亲夫。于是抓住妇人到衙门告状。

官府讯问妇人，那妇人一时受惊过度，不能开口讲话。直到第二天才略微镇静了一些。妇人便把在林中丢失肚兜一事禀告官府。

官府命令验看那处荒坟，只见磊磊高冢，封树俨然，没有任何挖开过的迹象。

把墓主招来质问，墓主说坟里埋的是家中的一个小女儿，年仅十一岁，因患病不治而亡，埋在此处已经十五年了。家里只是每年春秋时节派人来扫墓，其余的事则一概不知。

官府告之墓主人案情经过，要求挖坟开棺查看。

墓主坚决不肯，官府无奈，只得强行动手挖坟。

几名衙役、仵作一起动手，把棺材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众人无不愕然。

那棺材里并没有少女遗骸，却有个少年和尚，赤身裸体躺在其中，头上正盖着妇女遗失的红色肚兜。胸口上插了一柄锋利匕首，血迹殷然如新。

详细走访周围的寺庙，都说没有这个和尚，也无人报官说有失踪的少年僧人。

案情重重，疑难冤苦，官府多次勘查无果，只能悬为疑案。

我正听得投入，没想到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完了。

阿豪心细，问臭鱼：“你中间说，丈夫听了他老婆讲丢失红肚兜

的事之后非常害怕，晚上就被杀死了，会不会这个丈夫就是杀和尚的凶手？”

臭鱼说：“这我就知道了，我看过的几本书上都没有结果，不过妇人的丈夫听了在坟边丢失肚兜的事之后确实吓得面无人色，这是书上的原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至于他为什么不觉得奇怪或者愤怒，而偏偏是吓得面如土色，这其中很值得推敲。”

我怕他推敲起来没完，连忙把臭鱼的话打断：“你们俩讲的这两件事，一个是小说演义，一个是野史志异，虽然内容离奇，却没什么新鲜的。”

阿豪问道：“那么依你说什么才算新鲜的？”

我也点了支烟，一边抽烟一边说：“我从前经历过一件极其可怕的事，从来没对别人讲过，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也不会有人信。就连事后我自己回忆起来也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咱们兄弟都不是外人，今夜我就给你们哥儿俩说说这件事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。比你们俩讲的那些捕风捉影的事真实得多，毕竟我这是真人真事。”

臭鱼说：“我也不管你是真是假，先讲来听听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，自己还分不出真假吗？”

阿豪知道我一向沉着老练，不轻易讲大话，听我这么说很是好奇：“以前听故事都是道听途说，今天总算能听一件真人真事了，别卖关子，快讲快讲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讲讲，嗯……该从哪里说起呢？”